

天阴着,雨即下未下的样子,下午近四点的时候,突然想起今天是某位

女友的生日。我们不是经常见面,是隔段时间约会。有一次我俩一同去欧洲玩,到达意大利的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所以,对10月的这个日子记得牢。

叫网店送花过去,当天是肯定到不了。

节日的时候,抢同事领导的微信红包,给人家写稿发的稿费,零零碎碎加起来,手机里的微信红包也有近600元的钱。几天前是弟弟的生日,灵机一动,请教了同事,给他的手机发过去一个300元的红包,老姐祝他生日快乐,请他喝杯咖啡。弟弟高兴高采烈地收了钱。

决定如法炮制,给女友的手机派了一个红包,266元,一边乐:什么样的数字都可以填啊!一边担忧女友是否会感觉突兀。我写:“大美女,生日快乐!微信钱包里就那么多钱,不会弄,不要见笑噢!好玩,共饮咖啡!”只一歇,回音来了:“收钱了!(笑脸符号)开心!(笑脸符号)”

一股暖流。要的就是此种默契与会心。

“想写篇文章哩!这个美女的大,所有的赞美在里头!”“你没完了!(笑脸符号)”

上海真是出美女的地方。所谓大,是指有见过世面的容人大方,有人情往来的慷慨手笔,有什么场合什么装扮的得体精致,有独立决断的魅力气度……就说生日的这女友,平时都是休闲装的打扮,牛仔T恤加背包,永远是路上的样子。但是到圣诞节新年音乐会时约出来,长大衣,高盘发,皮肤闪亮,眼睛发光,脸上淡淡的胭脂扫过,方见出大美女

大美女,生日快乐

南妮

人明眸皓齿的本色。她原来做过艺术品生意,可以再发展的时候,却突然关了公司,言累!转眼写起了小说。长篇给影视公司买了版权,让海青、张嘉译这样的当红明星主演的时候,她也只是淡然一笑,对朋友们的起哄不置可否。她在她家庭院里的蔷薇开得绚烂的时候,约我们去喝茶。什么样的茶配什么样的杯子。然后,她说的请吃饺子,一定是四冷四炒再加大闸蟹的宴,虽然她包的饺子天下无二。

微信钱包里的钱剩下一个有趣的带小数点的两位数。赶明儿要请教人如何再将新钱冲进去,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情。技术革命除了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便捷,有时还会令人触发灵感,改变旧观念,滋生新观念。比如,钱这东西不是礼物,不大好弄,送大钱俗气,送小钱小气,可是微信红包,似是虚拟的游戏,按一下,送与接的过程瞬间“非接触”地完成。人情



变成了娱乐。微小钱,对方没有负担;收数字,却马上可以兑现。钱的功能,

第一次,绝不仅仅显现实用性,它像可以分享的节日快乐心情,像一个关心与体贴的符号,也像一束赞美与祝贺的鲜花。有趣,可爱,钱呈现着它的新面貌,它在人与人的流通中,不再生硬冷然,而似带着温情幽默。钱,不再是可视的数字,脏兮兮的纸币……

过生日的美女朋友,曾经要送我一套她家乡的骨瓷餐具,来庆祝我的乔迁之喜;我至今也没有乔迁,而她热心送我的情景却记得清清楚楚。大盆子小盆子,那是分量极重的一筐白色瓷器,她一个女人家,也不用人帮忙,一下子奋力从车库抬出来……她是“不吝”的,不吝力气,不吝金钱,不吝热情……对朋友如此,对家人更不用说了。“不吝”——多么好的一个词儿!也因此拿这个,当衡量友谊要求自己的标准。

在我的心目中,属于上海的大美女有一位,二位,三位……国色天香四个字,她们是担得起的。这是理解上海的某个人口。

农家自有农家的乐趣。每到春夏季节,闲下来的农民,趁着将暗未暗的时分,望着孕穗的麦浪,金灿灿的油菜花,红湿的红花草,聆听蚯蚓哼着朴实的歌吟,咀嚼着作为农民的甘甜蜜辣。这恐怕是城市里的人不能体会得到的享受。

蚯蚓,在我们那儿唤作“蚰蟾”一般的城里人,只知道它可以作为钓鱼的

蚯蚓在歌唱

沈朔梅

诱饵,其实,它的功效及用处大矣!作为环节动物,一年四季,除了冬天蛰伏于地下,其余三季,均能见着它的踪影。

每年春气动。夜晚,惊蛰的鼓点,敲出一两场阵雨。农家晓来开门,“呵!”场地上蠕动着蚯蚓三三两两的身影。一曲一伸,不忧不急地爬行着,它们去哪里呢?蚯蚓是沉默的物种,它们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它是憋了一个冬天,想出来透透新鲜的空气吗?它们想向春天报到,表明自己的存在吗?那只是你的猜想了。

不过这时,农家的鸡

我一边品饮矿泉水,顺便观察了右边的同座:白皙细嫩的脸庞,一双美丽犹如蓝宝石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笔挺的鼻梁,金发飘散在肩旁。上身穿一件艳丽的玫瑰红衣装,四十开外,她不停地吃着零食,用手机专注地玩着接龙游戏,还不时地拿出小镜子,涂口红,自我欣赏一下。我想象她曾经有过的可爱的青春期。左边妇人略显文静,气质佳,悠闲看着书刊,爱读书的女人总是被人尊重的。她的身材硕大,着一条灰白色的裙子。我的空间窄窄的,双脚不敢伸展,时间久了难免肢体僵硬酸痛。但是绅士应该就是这样的啊,对一切怀有赞赏之心。取取饮料之类的事情一定效劳。自己尽量少去厕所,以免劳邻欠身困难。如果自己的英语好一点,就能与她们聊聊天。“羚羊与豹子”的交谈在别人看来,说不定是有趣的风景。

机上一幕

钱汉东

斜视。

在美国的街头随时可见大腹便便的男子和身材魁伟的妇人,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我猜测这大概是食物丰富、饮食无度所致。美国的确到处是甜点和肉食,食物比较单一,要换口味,中餐馆是不错的选择。

两位妇人也友好地与我点头打招呼。我取了一杯矿泉水,右边妇人则要了一罐可乐,我主动递送上,以显示绅士风度,她微笑以表谢意。



夜光杯

到了台湾埔里,见多了“埔里黄酒”、“黄酒香猪脚”、“黄酒焖大虾”等牌子,这使我油然忆起临出门前由电脑检索而知:南投埔里镇乃是台湾最负盛名的黄酒之乡。几天下来,感觉在台湾的团队餐颇不差,够吃、可口,还时不时有些异乡的特色风味,这也许跟导游沈先生的安排有关。这位曾担任过媒体记者的沈先生为人尚厚道,做事也勤勉,口才虽一般,但对台湾的风土人情介绍得头头是道,又时不时会在诙谐言辞中爆出其不意的笑料,信手拈来,充满机趣,人笑而他不会笑,类吾人所说的“冷面滑稽”。然而这位“冷面滑稽”的热情我们是领略到了,就说在埔里我们团团坐定准备晚餐时,他变戏法似地将两瓶装饰精致的埔里黄酒放到了桌

上,热情道:“请诸位品尝埔里黄酒,台湾的名酒,这是我和司机请客的。”这黄酒真是及时雨啊,席间的男同胞莫不欣欣然作笑,抿一口黄酒,一股浓郁的酒香立时充盈口腔,一线流向喉宴——妙哉,竟与江浙的黄酒毫无二致!

江浙黄酒的口味是清淡中蕴着浓郁,醇香里奔放热烈,那醇香是透自骨子里的,几口下喉,就会自然而然勾连起浓浓的乡思乡情,还有过年的年味。江浙人过年时家家都饮黄酒,祭祖用黄酒,待客用黄酒,热酒暖锅映红烛,锡壶烫酒看窗雪,是多么温馨的年景啊!那时,许多家庭都整坛整坛备着黄酒,一个正月几乎沉醉于酒乡呢,因而,江浙人把黄酒叫做“过年

舍鸭棚打开了,一阵骚动,一阵争抢,场地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蚯蚓成了鸡鸭们鼓腹的早餐。于是,公鸡亢奋地梗着脖子打鸣,鸭们惬意地扑扇着翅膀作奋飞状,奔向河滩。

农民们说,惊蛰那天,蚯蚓出现得早,今年定有个好收成。

蚯蚓的种类其实很多,城里人用来钓鱼的只是一种小红蚯,不是它未成年,才个小小,而是种类使然,就像人种里的小矮人一般。它们都生活在场地或墙脚边,在腐草及

成年堆积的稻草麦秆下。你若需要,用树枝或竹竿一拨,下面满是。其细若针芒而稍大。对于人们,除有作鱼饵之功用外,一般不会想到它。

大多数的蚯蚓,是生活在田野间的。每到春耕时节,红花田、收割了麦子与油菜的农田里,水渠一开闸,蚯蚓洞穴灌水后,那草垛田埂上爬得到处都是。那多半是几种大的蚯蚓,如玉簪,如筷子,有些长过一尺。其色大致有青、红两种。那是鸭子的美味。

蚯蚓,除去能喂鸭外,还是上好的中药。在中药里,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地龙”。那年头农村时兴合作医疗,每个大队都有赤脚医生,为解决资金的不足,农民们自己设法弥补。而剖晒“蚰蟾干”则是一种重要的弥补方法。

每到春夏,家家屋里都晾满了“蚰蟾干”。那是一种很繁琐的活计。那是将捉来的蚯蚓一条条剖开,剔除泥沙,然后洗尽,再一条条晾在竹竿上。农民白天得下地干活,所以,干那事,多半在晚上或下雨天。那“蚰蟾干”除供合作医疗用,其余的可以卖到药店里,一元五角钱一斤。它能治小惊风、小便不畅、半身不遂等。那蚯蚓其貌不扬,然其功可鉴矣!蚯蚓在民间有许多谚语和传说。譬如:“螻蛄唱得口角酸,蚰蟾得了好名声”,说的是每到春夏夜晚的雨后天,若听到蚯蚓在唱歌了,有经验的农民会说:“蚰蟾在唱歌了,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

其实,那是螻蛄在唱,而人们习惯都把它算在蚯



芳汀少爷

(牛博士对马妞说) 戴逸如文并图

听着呢,听着呢。

我就不多嘴了。你们海阔天空吧,别介意,下午茶与八卦,挺搭调嘛。

那几部影视,我不过稍微瞟过几眼,不好乱说呀。非说不可?那我只能说,几位男主给我的印象不佳,还谈不上反感,嘿嘿,娘泡。

当然,这种情况古已有之。举个外国例子:英国历史上曾有位副掌礼大臣哈费勋爵。女王陛下很器重他。滑稽的是,这个哈费对自己形象在意得奇怪。服装不必说,还讲究化妆,从美容美发、涂脂抹粉,到指甲修饰,一样不拉。可惜,那时还没发明面膜,否则这位勋爵大人一定是面膜消费大户。是呀,弄得整个人香喷喷的,靓靓丽丽的,举手投足满是娘娘腔。不能不让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呀,都窃笑他像个寄膳学堂里的囍女生。

你不是很喜欢英国大诗人蒲柏的《批评论》吗?正是这个蒲柏,促狭地给哈费勋爵取了个绰号,叫“芳汀老爷”。

别笑!你猜到我的意见了吧:愿我们的影视里少几个芳汀少爷,多一些阳刚之气。

蚓头上。而蚯蚓是不知道的,莫名地顶了个贪天功为已有的罪名,冤枉哉!

大凡说到某人脾气好,与世无争,而为某事偶然发趟火,人们会说:“即使蚰蟾,你踩着了,也会两头翘一翘,更何况是人呢!”蚯蚓成了逆来顺受的范例。

蚯蚓“上食埃土,下饮黄泉”,大概算是处在食物链最下端了。若遇险,除了往土里一钻了之,别无良策。它们常有水淹的逼迫,干旱则有烈日曝晒的煎熬,在水田里,它被水困得奄奄一息,可蚂蝗(水蛭)却吁上了它。于是它无助地拖着同样是软体动物的天敌蚂蝗,痛苦地爬行,直到血被吸干。好像有首外

民歌《哎呀妈妈》,用水蛭起兴,歌唱爱情,我有些不能理解,世间万物,为何偏偏借用这可恶的水蛭呢?我倒深深地同情起蚯蚓来了。

蚯蚓的生命力可谓强矣!在我看来,凡动物,总得有些跋扈与张狂,或虽柔顺,却体格强健,如水牯牛。可蚯蚓对此毫不沾边。也许它正是弱者,才进化出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前行,也可以后退,遇直而进,遇弯而曲,遇险则缩成一团。更奇的是,一条蚯蚓,你将它截成两段,它居然还能成活,要不了几天且裂变成了两条蚯蚓。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默默地松土,悄悄地在地球上生活了几百年。

规范出租车的上下客

张高伟



日前,应邀去福州参加某影片的开机仪式。抵榕后,准备打的前往酒店。在街上扬招了老半天,不是车上有客,便是无客也不停。一连好几辆空车驶过,均无一停下。后从司机口中方才得知,打车须到指定地点,像我这样在路口扬招,是永远打不到车的。

福州的出租,不像我们熟悉的那样,可以听命乘客,随心所欲,随时随地上下客,而是必须在标有出租车停车许可标识的指定区域进行,否则就属违规,会被电子警察拍照取证,扣分罚款。我特地留意观察,发现一些主干道,每过一段距离,在不影响后面车辆通行的适当位置的地面上,均有明显的专供出租车上下客的标识。

福州交通堵车之厉害,并不亚于上海。但据说有了此规后,拥堵有所改观。虽然看似有点不近人情,无形中给乘客,尤其是行动不便、抑或携带行李者,平添了几多麻烦,然而权衡利弊,仔细想想,善莫大焉:辛苦了乘车的个人“小家”,却方便了出行的百姓大家,从根本上消除了因出租车在马路中随意上下客所造成的后续车辆行驶不畅的人为拥堵。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乘客迈开双腿,多走几步,权当锻炼身体,为排堵保畅做一点贡献。当然,这一规定,给出租驾驶员的优质服

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交通拥堵的国际大都市上海,除车站、机场等一些交通枢纽,出租车上下客的管理较为严格,但在其它区域有关部门不妨借鉴一下简单易行的福州做法,在一些交通繁忙的重要的主干道,合理地标设出租车指定上下客的区域,以确保大都市“血脉”的畅通无阻。

美食

酒”,我更把黄酒叫做“思乡酒”。昔人把江南概括为四大元素——绿茶、

黄酒香

吴翼民

黄酒、园林、昆曲。四者都惹乡思,也许小小一盅黄酒蕴含的乡思尤为浓烈啊。

同行的苏州老乡沈先生告诉我,他的大娘舅就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埔里落籍了五十余年,当年就是娘舅那一辈江浙的同乡为解思乡之情在这方山环水绕的温润之乡创办起了黄酒厂,都没有酿酒的经历和技巧,就自己摸索着酿,用听闻来的江浙传统工艺认真地酿,第一年味道不纯正,第二年依然有差异,就反反复复尝试酿制,一步步靠拢——酒味的靠拢是心向家乡的靠拢,这酒味是深深刻印在基因里的,无法消弭啊,终于摸索酿造出了与江浙

七夕会

老家一样口味的黄酒。他们远隔海天,思念着家乡,别的都难抚乡思乡愁,唯有黄酒能聊解一二呢,于是在这里一代代传承了下去,如今埔里成了台湾最著名的黄酒之乡。全岛的人都爱饮这里原汁原味的黄酒。沈先生的大娘舅去世之后,他的女儿也就是沈先生的表妹以及表妹的儿子就在埔里的酒厂上班呢。已经约定,沈先生将于次日凌晨在舅妈和表妹的陪同下前往塔陵向安葬在异乡(不,不是异乡,因弥漫着黄酒的香味,此地岂不也是故乡?)的亲人献上三杯黄酒,一瓣心香。

听着沈先生的述说,此时一杯埔里黄酒下肚,五脏六腑都暖融融的,我沉醉入了两岸化不开的同胞亲情之中……